

四坡壮歌 万木垂泪祭军魂



报道团敬献花圈，三鞠躬后瞻仰烈士墓

▶8月21日，是吴焕先牺牲84周年纪念日。当天，我们参加了对吴焕先烈士的隆重祭拜。而在此前一天，我们还前往他牺牲的四坡战场进行凭吊，追忆其可歌可泣的往事。细雨蒙蒙中，万木雨中肃穆林立，犹如我们这些前来凭吊的访客，垂泪祭拜一代军魂的英灵。 □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李长需/文图

西出甘肃，打破敌人堵击红军主力北上计划

踏访过津峪口会议遗址之后，8月18日，“追寻初心——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”，河南广电全媒体报道团从西安市长安区津峪口村出发，沿着红二十五军当年进发的路线，前往甘肃省泾川县，踏访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牺牲之地。

当年，红二十五军召开津峪口会议决定北上会师陕甘红军之后，即从津峪口出

发，经周至、户县、新口子（骆峪口）、佛坪、西江口、留坝西进。在双石铺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后证实：红军一、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会合，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，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西调，堵击红军主力北上，敌人后防留驻天水。据此，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，牵制胡宗南的主力，打破敌人堵击红军主力北上计划。

1935年8月2日，红二十五军从双石铺出发，打下两当，急向天水挺进，打下天水北关，继而转向凤凰山、沿河镇，强渡渭水，打下秦安；继向通渭前进，威逼静宁，打下隆德，转进六盘山，经瓦亭、三官口，威逼平凉，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，径向泾川挺进。

正是在泾川渡河攻打泾川时，军政委吴焕先因受伤而牺牲。

从学校毕业，带回家的是一张马克思的半身画像

从津峪口到甘肃泾川县，240公里左右，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赶到泾川县城。19日一大早，我们就前往位于泾川县城西10公里处的汭丰乡郑家沟村，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就在这里。

在纪念馆，展示展览区全方位展示了红二十五军长征激战四坡村的经过，以及军政委吴焕先辉煌的革命经历。

其实一路踏访，对于吴焕先的经历，我们还是相对了解的。这位红二十五军的“军魂”，1907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（今属新县箭场河乡）；1923年，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，开始接受革命思想；1924年，在学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；1925年从麻城蚕业学校毕业时，带回家的不是父亲希望的一官半职的“委任状”，而是一张马克思的

半身画像。1926年，吴焕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在村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，并发动了向地主“借粮”斗争。他的父亲、哥哥和大嫂等一家六口因而被杀害。

亲人的鲜血，让吴焕先认识到，农民运动要取得最终的胜利，必须有农民武装，他因此办起了革命红学。之后，他带领红学会会员，突袭缉私盐卡，镇压反动土豪。

1927年11月，他又率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；之后还带领部分武装在黄麻地区和光山南部坚持武装斗争，为开辟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创造了条件。

1932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，吴焕先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，参与领导重建第25

军，任军长。在国民党军重兵划区“清剿”、苏区大部丧失的严峻形势下，指挥部队连续取得郭家河、潘家河、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。1934年4月，第25、28军合编为第25军，吴焕先任政治委员。

1934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，吴焕先又率部进行了长征，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，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，广泛发动群众，建立民主政权，组织地方武装和发展红军主力，开展游击战争，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。他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记、代理书记及红二十五军政委等。

1935年8月21日，他在甘肃泾川渡河反击敌人时牺牲，年仅28岁。他牺牲后，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他说：“红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，吴焕先功不可没。”

“四望众山低，昂然独出奇”

虽然对吴焕先的事迹颇为熟悉，但再次聆听之后还是十分动容。尤其是他一家六口被杀之后，幸存下来的母亲、妻子也没能逃过厄运：1933年秋，在围攻七里坪的艰苦日子里，吴焕先的妻子曹干仙得知部队严重缺粮，就带着他的老娘四处乞讨，并将乞讨的半袋粮食和十几个鸡蛋送给了部队。其间，老娘因不舍得吃讨来的粮食而饿死；而他的妻子，则饿死在下山的途中。临死，也没能够告诉他：“我们有娃了！”

我想起在陕西丹凤庾岭镇采访杨青山时，说到吴焕先13岁的侄子吴小锁，因在庾家河之战中受重伤而不治的情形。那个时候的吴焕先，先是一再恳求杨青山的爷爷无论如何也要救活吴小锁，继而他明白，“他没多少时间了”。眼睁睁地看着亲侄子在自己面前死去，吴焕先该是多么的悲痛！当年，他曾赠送侄子一把战刀，希望他用这把战刀杀出一个新世界。但侄子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，唯有这把战刀，如今躺在纪念馆里的展柜

里，无言地述说着这段历史。

一门11口人，其中就有10口人，被杀的、被杀的、饿死的、战死的、唯一的幸存者，是比吴焕先小四岁的弟弟，隐姓埋名逃到江西，才保住一条性命。这个全家唯一幸存下来的弟弟，之后并没有因为哥哥的特殊贡献而受到优待。他在家乡当了一辈子农民，病逝前不久还在坚持生产劳动。“前几年我们征集史料时去过他家，困难得很。”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馆长李晓京说。

家与国，孰轻孰重，吴焕先的选择，就是答案。“四望众山低，昂然独出奇。白云分左右，惟尔与天齐。”1925年暑假，他与好友同登天台山留下的诗句，或是最好的说明。

84年后，我们一行人来到吴焕先的墓前，献上一丛鲜花，一鞠躬、再鞠躬、三鞠躬之际，无以言尽我们的心情。“四坡遗址芳草立，万木垂泪泣血滴。红军楼记军魂勇，悲歌恸哭祭战旗。”报道团临时党支部书记刘寅所写的这四句诗，或能表达我们此刻复杂的情意。



万木垂泪祭军魂

在纪念馆和墓地，我们不能体会到四坡战役的惨烈。8月20日，我们决定前往四坡战役的战场去凭吊。四坡战役的战场，就在纪念馆对面河河北岸的山上；我们凭吊的第一站，就是河河北岸的红军渡口。

出发时，头夜的细雨依旧在密密麻麻地下，我们踩着泥泞，走过一段长长的河堤，过了一座小桥，又是一段长长的河堤，便到了汭河北岸的山脚下。一块醒目的“渡口”石碑，提醒我们已到了红军当年渡河的河口。

这是汭河的一个拐弯处。站在石碑旁下望河水，河水并不怎么宽，水流也不怎么急，涉水过河，应该没有多大的困难。与当年红军渡河时的情形相比，实在不可比拟。

吴焕先纪念馆馆长李晓京说，当年的河水比这要宽得多，也要深得多，还下了暴雨，就在渡河的过程中，还暴发了山洪，导致河水迅速猛涨，几

名战士不幸被急流卷走。情急之下，吴焕先指挥部队用布匹拧成绳索，拴在河两岸的树上牵引强渡。

虽然雨不大，河水也不怎么宽和深，但李晓京说，我们今天来的时间和环境，是所有采访者中最好的一天和最现场感的环境。首先，8月21日是吴焕先牺牲84周年的纪念日。在这样的日子下雨，草木淋了雨，犹如含了泪，说明草木也以哭祭的方式来纪念吴焕先这位先烈。其次，雨下得不大不小，可谓恰到好处。下大了，无法拍摄；不下雨，无法感知当时的渡河氛围。

李晓京说得有道理。细雨之下，我们似乎也感知到草木在雨中的肃穆，也感受到这山川地形的无常。看着山头变化多端的雨雾，看着脚下湿滑得摔了几位报道团记者的泥泞，更能体会到红二十五军战士当年渡河或作战时的艰难。（下转A04版）